



万州古城墙

# 彭水保家楼老街 秦始皇的长生丹 经过这里运到咸阳

□老三

彭水保家楼老街在秦汉时期，是巴人在玉山(即郁山)伏牛山炼丹和盐运转的一个驿站。相传中国第一个女实业家巴寡妇清，曾奉命亲自在玉山为秦始皇监督炼制长生丹，并经营盐丹生意，后秦始皇陵所用水银均为巴寡妇清赠送。玉山曾是古巴国的经济支柱——盐丹文化的发祥地，也是著名的文化之地。

在唐朝，随着李承乾、李忠、李明、李贞、长孙无忌、柳芳等废太子、谪吏的到来，玉山落得一个外号——“小长安”，此处也是废太子李承乾客死的地方；在宋代，黄山谷被谪彭水，为官十年，也曾在郁山研习过精粉及神水炼仙丹。

而保家楼这个地方，有陆路、水运，交通便利，是到玉山的一条要道，因此往来的官员、谪吏、文人骚客、转运使、挑夫等无不在此歇歇脚，喝茶。

明清时，这里发展很快，由驿站变成了场镇。由于它处在郁江水路交通和清代为学台修建的通行大道交汇处的大河坝，地理位置比较重要。这里有山有江，田地肥沃，民风淳朴，勤劳聪慧，是居家的好地方。

由于明朝后期，受战乱影响，于是才有了后来的“江西填川”。这里也不可避免地迁徙来了不少人，混杂而居，纠纷不断，为了安全，大户人家往往筑石楼以自卫。因此，石楼一建，以“楼”为名，以讹传讹，传顺了，外面的人干脆就把这里叫做保石楼。到了清朝初年，又因石楼是为保卫家园而建，更名为保家楼。这种在所建住宅上设置望楼、碉楼的现象，在当时巴人大户人家的民居中十分普遍，它既可用于观景，也可用于防卫。

从此，“保家楼”这个名字一直沿袭至今。保家楼的人口不断增多，场镇建设也不断扩大，文化生活也不断丰盛起来。

《彭水县志》中有这样一段记述：1933年，负责管理西秀黔彭的大员、国民革命军第21军西属专员甘明蜀视察西秀黔彭时，写下《西属视察记》一篇呈文，文中说“区内山势开展，山峰错杂如海中波浪，场头之林畔粉垣，古寺梵声，尤有画意。场内街市清洁，民家多悬孝友家风、节孝双全等一类的匾额”……他把这里描述得很美，人文景观，无不精致。最后他还在呈文中称“保家楼为彭水首场”。这足见保家楼老场当时在彭水场镇史上的地位了。

我第一次到保家楼老街，还是20世纪70年代。那次保家楼老街的赶场天，人太多了，我真懂得了“熙熙攘攘”“人山人海”这些词语的意思。

保家楼老街是保家区公所所在地，是保家区政治文化中心。保家区管辖小河(木桶)、大河、凤鸣、长滩、羊头铺、迁桥(长生)、太平(东流)、乔梓、清平九个公社。1983年10月后，才由公社改为乡镇。

20世纪80年代以前的老街是一条独街，上场口到下场口不过四五百米长。场口旁边立着几棵高高的黄葛树，长得极茂盛，有的树干直径在一米以上，为赶场的人遮风蔽烈日。

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保家楼老街的人居布局虽有改观，但大抵也是这样。上场右边是区公所、银行、供销社，左边是国营食堂和综合商店；中场是缝纫社之类的、经营个体饮食店的，下场则是理发的、经营农具的、牲畜交易的、编制加工盆钵钵用品交易的、算八字看相的……林林总总，杂乱但有序，各自遵循着街道“潜规则”。

整条老街呈东西走向，全是用青石板铺成，由于常年踩踏，青石板黑油油的，泛着亮亮的光。街道中间则是露天的一米左右宽的通道，有下水道设置，雨天积水很少。

露天通道的两边，各有两米左右的梁天走廊，顶上有椽有梁有梭子，密密地盖着土窑烧制的瓦片。梁天走廊主要供行人通行和经商者摆摊设点，因此即使雨雪天气赶场，行人也不会淋着。每逢闲场天，走廊上常有经营者摆着桌子，聚着一些人，聊着天，喝着小酒，玩着扑克牌、长牌的，吆喝着悠闲地打发日子。

我还记得，我在保家中学读初一时，常趁着星期天返校时去场上随意地逛一逛，享受着花五分钱买的用竹圈圈着的一捧瓜子或花生，有时还在晚自愉愉去区公所露天球场看一场露天电影，踩着青石板，吃着瓜子花生，别提多惬意了。

老街的中场，人工挖掘了一条贯通南北走向的小水沟，宽一米五左右，穿过民居住宅，蜿蜒流向郁江。小沟主要用于居民生活废水处理以及街道下水道的流水梳理，必要时防火用水也取于此。小沟在街面那一段上，架设了一座石拱桥，取名卷洞桥。卷洞桥旁还放置着一口石制水缸，长两米宽一米高一米左右，叫太平缸，常年储满水供防火急用。

旧时，老街旁的民居住宅都是木制房屋。为了防火防盗，家与家之间、房与房之间都用土砖砌有厚度在一尺左右与房屋等高的风火墙。虽然大的火灾防不住，但小火灾还是可防的。

保家楼老街的整个布局，处处彰显了那时人们的智慧和审时度势的理性生活法则，处处包含着人本思想和生存理念，处处浸润着淳朴的民风民俗。保家楼老街的格局在巴渝老街的建筑史上，确实有许多独到的地方值得回味。

(作者单位：重庆彭水第二中学)

## 归去来兮 万州最后的古城墙

□李晓

大江日夜奔流，重庆万州南滨路，郁郁葱葱的佳木掩映中，矗立起一段100余米长的青灰色古城墙。城墙之畔，就是万吨级巨轮自由出没的万州港。

这段古城墙，在簌簌而落的漫漫历史风灰中，是三峡工程迁建的地面保护性文物，重建和复原也成为了有着血肉记忆的“三峡移民”。

故城万州的古城墙，重生之后成为平湖之城的一道旖旎风景线，在万州的城市年轮上，又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沧桑厚重的古城墙，是万州人凝固的记忆。一道古城墙，也赓续着万州城的历史。

前世的万州古城墙，位于三峡工程建设前的东城苕溪河与长江交汇处左岸山坡上，南临浩淼长江，依起伏山势而建。

凝望滔滔江水中的古代万州，是一个典型的农耕时代的县城，一条土筑城墙环绕老县城。到了明朝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万州城扩建，沿江增筑一道土石结构的城墙，距今已有500余年历史。

不舍昼夜流淌的大江，倒映出勤劳万州人建城的婆婆光影。在清代，万州人再次用石头筑下城门，县志载曰：“周三里，为门五”，分别为东门、西门、南门、小南门、小西门五门，其中小南门、小西门是为防不时之需所设的取水门。清代同治九年(1870年)，一场滔天大水几乎淹没了万县全城，古城墙严重受损。据记载，当时小南门的城墙地基多处沉陷，东西南段的城墙坍塌达300多米，墙裂开100多米。古代万州人，有着城墙一样挺立的精神，洪水过后，万州人再次修复损毁城墙，复建工程历经4年，同治十三年修复了损毁的城墙，城墙高度为5米，厚度为3米，长700余米，占地面积7000平方米，成为当时万州城一道壮观的风景线。

古代万州人临江建起城墙，主要是用于对外防御，城墙之内，是如襁褓之中的一方安然之城，或许也是心理上筑起的一道屏障。

古城墙的使命，在历史前进的车轮中，渐渐走到迟暮，它宛如古万州的一件披风在岁月里缓缓褪下。万州迎来了马路桥梁时代，万安桥(1926年开始兴修)竣工后的老城环城路毗邻依然耸立的古城墙，它从万安桥头经西门口、十字街、南门口，环绕万县老城江岸线。

岁月的风雨侵蚀，万州古城墙在不断瘦身。由于年久失修，自然风化和倒塌的古城墙，在老万州人心里留下一声声叹息。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万州城沿江的古城墙只留下了150米左右，它也是老万州人深深的乡愁。

2002年，三峡工程修建后的涛声从群山两岸隐隐而来，万州下半城即将淹没在滔滔水下，承载着万州人记忆与情感的古城墙也在175米水位线的淹没之下。

古城墙，依然是万州人心里的宝，它的一砖一石也成为“移民”被编号实行保护性拆迁。我认识当年参与拆迁老城墙的石匠老何，老何说，他小时候进万州老城，乘船上岸后穿过一道古城墙，摸一摸那老祖宗一样温热之躯的古城墙后，进入市声喧嚣的县城马路，有一种说不出的亲切。拆迁老城墙那天，老何在心里对自己不断嘱托，轻一点啊，轻一点。那些带着老何他们这些拆迁人掌纹与体温的砖石，被万州人小心翼翼地存贮着。

古城墙，魂兮归来，万州人在心里这样喃喃呼唤。

2014年5月，拆除置放的万州古城墙的砖石，沉睡12年后，在春风里再次舒展开身子，来到南滨路边一个叫沱口的江岸安家了。

万州古城墙复建，按照原样搬迁、原样复建、整新如旧、以旧复旧的原则进行。复建时，根据当时保护拆除时的编号图逐一进行核对，核对正确后砌筑古城墙主体。在原来拆除的石块中，由于风化破裂造成的残缺，采用了加固剂加固石体，最大程度上保留了原体。对于部分机械切割的条石，外表光滑不能直接使用，得通过第二次人工加工，它携带着岁月之手的慈爱摩挲与久远时间的温度。

古城墙复建工程历经了半年时间，气势恢弘地矗立在江水青青的万州南滨路边，在它的DNA里，绵延着一座城市500多年的血统。

古城墙主体建筑长110米，城墙高4.2米，复建的南大门长20米，高6.4米。南大门门楣上的雕刻采用浮雕技法，四周纹饰做工精巧细腻，是赏心悦目的建筑艺术品。古城墙周边，栽植了银杏、黄葛树、小叶榕等树木，种植了葱兰、蓝花亚麻、黑麦草等层次化明显的草本植物，特别是沿城墙江岸的三角梅，灼灼开放时如给古朴庄重的老城墙戴上了青春气息的“围脖”。在绿草悠悠的古城墙前方土丘上，一棵盘根错节的老树枝叶在风中哗哗作响，俨如一位戍守城墙随时等待披挂上阵的将士，气势凛凛地挺立捍卫在城墙之前。

前年秋天，搬迁到上海的一个老城朋友回来了，他小时候就住在万州老城墙边的一条巷子里，老城墙一直稳稳地伫立在他心中。我陪友人来到南滨路的古城墙，老友啊呀一声推开古城墙中央的城门，扑入眼帘的是一艘巨轮正穿过万顷碧波的江面。老友喃喃着扑到老城墙上，像大鸟的翅膀缓缓收拢，我见他伸出双手抱住了古城墙。

这是游子的归航。这是古城墙永远的凝望。(作者系重庆作协会员)